



九華集卷二十一

雜著

求心

儒之師者皆師聖人師聖人者不如師其心蓋師聖人而得其心心心得則雖不必聖未嘗不近聖也失其心而師其言雖謂於聖人有得而實無得也夫先王之道滿闕然聖人傳之至諸儒失之何也知求聖言不知求聖心也故學者之學莫非求心何者經之光華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執也執之而求聖則聖淺矣揚雄無得於

宋

員興



論語而僭論語來哲無得於詩而僭詩陸長源無得於
易而僭易王通無得於書禮樂而僭書禮樂彼不得於
心而大為之名故賢者識之而譏之不賢者不識而惑
之嗚呼是於聖人之門求言過而用力微若舉一羽之
不能而謂能負九鼎也哉

觀物

九華曰鑑之觀象也不隱萬物之形故物無遁形聖人
之觀物也不異萬物之情故物無遁情聖人非好異觀
乎爾也天其穹乎亦物也地其施乎亦物也萬物之物
亦物也人我之相物亦物也是以聖人不以我觀物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物觀物既以物觀物則天地之始不異萬物之始萬
物之始不異一人之始故曰天地之道萬物是也萬物
之情一身是也聖人之善觀者能不遠物而已矣人之
以物而遠人不可以為善觀聖人則一切致意焉萬物
之相延悠然出遂然生休然止者是物也植物之初受
物以形載物以性備物以體形不可盡故聖人觀象以
盡形性不可達故聖人觀理以達性體不可備故聖人
觀數以備體形也性也體也物之所由起也象也理也
數也所由觀物者也聖人至於是極矣

與僭悟純道者思一字說

有思則衆生相無思則瓦礫相必也有思無思然後離相有人於此不觸而思思而一即為證道之候矣悟純道者既以純自名由悟涉入當有造于思一者雖然純由悟入則純由得而見也思不離一一不離思則三世如來亦覩不著矣純勉乎哉隆興甲申春二月晦九華子書

禁淫祠

啓母之賢史稱靈見乎石矣啓母固賢也靈見於石啓母何小乎子胥赴江韓氏稱其靈著為怒濤矣子胥固怒也何乃遂激為濤乎湘妃之淚唐人稱斑綴于竹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湘淚之妃固有也何乃色變于竹乎此皆世儒辯家樂大為之名以神其廟以豔後來或者信之故淫祠之類由此而蕃也晉魏以下治象飭材丹漆告具類無可名者故江東之項氏西蜀之望帝岐上之杜伯崩海之翟母金馬之靈碧雞之神淫名越號皆非記之所謂有功於民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而在祀典者也

墓誌銘

李日昇墓誌銘

李日昇者吾同鄉人也據李氏家牒九世祖廷翰通判登州本簡人徙居于陵陽之仁壽世隱猷畝日昇生七

十有四卒於紹興之乙亥葬以辛巳冬之墓于所居之里所先是日昇有子德輝蚤世獨嫡孫邦光侍養後前常誨之曰求汝能法我力詩書以藩吾門吾志樂也今里有通儒曷親之於是歲己巳邦光執贄拜吾廬下承奉菽水恭甚三返吾竟以諾久之予因問問邦光翁為人何若曰翁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讀書樂於耕事予即歎息謂爾翁所為者當與若共效之後偕二三子即翁壠上見其執意力耕勵志不忘則曉之曰老父而歲徃矣何至苦身甚勤如此翁曰吾聞之天下之事為者昏昏則報者沒沒豈文事固然耕事獨無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乎吾喜其言退謂二三子曰之人乎誠愿人也昔漢盛官儀於竟陵百姓聚觀漢陰老父獨不觀而耕事不輟也彼老父者豈以天下紛華之動而易吾耕事哉彼其中則有處也今之人華顛在畎畝不易操殆有漢氏之人之心乎二三子其識之後七年卒邦光求屬予言而為之銘曰仁而壽晦而勤卜于斯固且寧

左奉議郎致仕負公墓誌銘

員氏自唐半千而次咸有代序具家牒興宗鼻祖任城令君諱延稟資夷澹嘗習道論於陳圖南所圖南者高世士所謂希夷先生者也希夷為人師友造化草芥視

諸公貴人者一見任城遇之謹每謁入任城未嘗不趨風而庭執禮恭甚最後告歸蜀圖南出一編書遺之曰子誠去我矣乎我亦有以遺子矣子勉之無病負宗之無人負宗有人焉子率禮而不越韜德而不耀是不三世子孫其殆有興者興則衣冠世鼎鼎矣是書所以志也任城因避席再拜敬承其遺以去徐回發其書蹤跡之古方書也任城竟老於三峒以死死二世生曾伯祖諱安輿次諱安宇皆以學自力登進士第而安輿者字文饒詞最高偉大儒蘇洵明允文同與可皆與之定交此兩人者立名天下於世無所推第獨敬尚文饒甚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與可嘗曰文饒樂府高處當苗裔騷人抗衡張籍何廼今人也當時通人稱謂其嚴類此官終屯田員外郎子子思亦第進士安宇終朝奉大夫知眉州眉州生石石生公公諱南圭德溫其字也常出後從父當晝幼開敏得經史之讀有不煩切諭者里之長老憐異之雖童子朋遊例不敢狎以語未冠偕羣從出觀所謂家校者文籍放紛退忽忽不樂曰嗟夫東里圖書先世所以業子孫也獨奈何不業於是而飽嬉於是負宗豈欲終已耶且先友二公格言謂何今不吾遠而陳先老人之教亦不吾欺也羣從知勉沐浴所聞則可矣公自是歸居極

意經言一以夜日經明有司第其文為貢士選首蓋宣和三年也尋試禮部報罷則奮曰果然吾命其有制哉凡在我可以自盡在天可以自安非有司能枉我也吾寧掉設舌從容為大梁布衣不能歸下里飾小說希縣令矣因留太學久之遊道日困勢人貴倨無能器之者獨何丞相兄弟善視焉丞相者亦三嶋人文鎮也時官中書舍人在鄉校雅故知公至是禮過甚恩一日笑謂公曰子吾故人也故人欲通至言何如公曰請受命文鎮曰聞之時趨之士就學者有方就祿者無方今京都縫掖牽連求合用此道也德溫儻亦有意乎吾欲羽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名以就子也公矍然應曰嗟嗟我何為至是舍人素所以友我者必將有以取我也今不察其行乎其心所取我者獨何與蓋君子達道以充位於位猶避也道則不正何所觀赴位則不正何所則效士叛操履而托名於氣力之門士亦安以為也舍人休矣文鎮歎曰德溫之見至爾乎始吾以子樂易可友今知其可畏者也丞相以故遇公過生平居無何公病而西丞相竟當國公閉戶追條舊書不形纖芥媚傳之意紹興甲子復試外省合其格蓋距丞相之亡餘二十年矣褫褐主綿州彰明簿府州素聞其聲拔攝州學教習諸生質經誼究源

委有暘日者頃之兼領州掾時茗使韓璆好氣數縱郡
縣吏人人惴恐會飛語有言閹之通守某以倉庾自入
者命公訊狀通守以篋幣寄請且告公曰某願以此壽
公可乎某坐愚抵此一粒不私也公長者惟公死生之
公聞大言曰為吾寄聲藍州汝以墨聞諸司今復欲以
墨污我汝為之而我仍之是以血洗血也官曹何自而
清大獄何自而解乎通守聆公言伏閣大恐公竟平反
其事卒無見寃者秩滿再調漢之德陽監稅前吏征索
甚慘賊取質責有逮馬牛者公一切與為易行客至至
則營取有經勞勉有狀塗之人員者肩者率曰官善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官不阿詰我曾我曹寧樂輸耳逮公至笑入遂倍後邑
長攘之以為己功公竟安之弗辨也以考升從政郎為
綿州錄事叅軍益倦世故遂謝病以左宣教郎老焉覃
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初公之欲老年未七十精爽甚
習於事尚有絕人者里人或勉之曰文人生平植立良
苦矣幼而學老而篤幾晚而仕仕未幾而去文人投迹
於世寧能獨高乎且又何以見志公曰汝錯矣勿言此
吾志也自吾先世陳義咸有本末凡知止即義也競名
非義也故輕仕者為競名重仕者為知止與其使我為
競名不若使我為知止吾哀矣尚奔走狂蹶而叛義也

邪使簿書一有不詳鞭笞一有不下吾恐大吏玩吾於
掌而纖吏唾吾於背也今所以去之決而志之揚者為
是故也豈形虛願也哉自是優游怡愉退寓意於詩章
清麗閑肆間則築亭於跨鰲之麓榜以四營將大考質
易書躬致命之說嘗歎曰經文日月也所從不明廼講
師者汨之學士者傳之且遂悔之也去此則聖趣白矣
遂著易說二卷書未成紹興壬午七月丙辰卒年七十
有六明年十月乙酉葬于郡之布德鄉臨池里從母年
氏安人之兆也初室喻宗既醮而死遂娶于氏蓋公歲
晚百須無不順善得一意詩禮者則今夫人也二子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將辰曰昌辰先公卒昌辰某繼亡二女長嫁進士蘇有
功次嫁進士范仲萬孫子張子喬子年皆有學質外孫
凡七人葬得日夫人使來言曰吾素有聞於公矣謂汝
詞喜切深而欲遠紹先氏而萬意寂寞者汝銘公固宜
興宗以心制多難為解夫人曰汝忘諸父謂何其尚忍
今于後沒沒乎某謹雪涕而勉繼之以銘曰弗宰弗卿
命豈其偶實則躬興胡寧敢後載煜而敷載緒而守惟
蒙之貞惟仁之茂惟銘以昭之皆公之有也

夫人員氏墓誌銘

夫人姓員員起洙泗之間魯哀季孫子亭子員因氏焉

自大夫半千仕唐行應禮義龍紀初有聞孫虔嵩者刺
簡州殉國以死子孫自旁郡家于陵至予曾伯祖安輿
安宇聯第進士而三喁之自滋大安輿者字文饒才茂
異常與西州處士蘇洵明允張愈少愚通書周旋文誼
當是時巴蜀學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安輿
後纔為屯田員外郎喪官下隆山長老共戚之謚曰文
質先生至今人猶以為文也文饒生當侯當侯生之之
有子男一子女二季即夫人也幼明悟即喪父母保常
占韻語投日誨之已能貫貫不亂姆拊其首曰是真文
饒孫子耶惜非子男可屬宗家者不然文饒為不沒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既亂至筭作止有矩毋及家之人平章曰女甚才於法
不當與凡子會眉山孫氏以名通母喜曰是故少師家
乎吾聞少師法度士其行冠冕一方其子固可女也於
是以歸書言書言為人志高亮喜傾賓客亦多慕尚者
請謝無虛門夫人理內必櫛首盥手日勅婢子奉酒炙
相屬雖風雨不憚也書言以故遊道益廣及春秋有事
在廟則先事以戒細大翼如也以進既事乃敢即安蓋
嘗歎曰孫宗所以名大門者君姑典若法於今在矣屬
雖不幸子孫其謂何其敢有怠志故凡富春氏所用禮
經甚嚴率為州人稱可者夫人預有勞焉先是少師多

多男子其行次至六書言也長兄伯敦世業至大使後
數返舍夫人執禮恭甚每跪起詣前奉之與舅等兄伯跋
踏曰汝無然為妣豈當爾耶汝因謙謙自牧欲以昭吾
家然非所以安吾意也屢曉譬不可而夫人禮意終不
衰伯素憫夫人諸子欲以其澤為長男具奏書後亦不
及也識者憫之然夫人泰若獨教諸子甚力曰詩書吾
家衣鉢也衣鉢已具是中大有趣何必乳下求官耶
其植志簡遠如此初書言家政既序夫人志推嫁時服
物惟弟之歸至其所生則遠輦以來曰世謂女子異處
同安理萬無是今我怡吾心耳非有矯也所生至今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無恙云夫人早日尤喜西氏旁行之說每晨興誦閱數
過謂人曰是有究竟說不緣說而得則得之矣紹興二
十有六年三月十二日微病以卒年四十有八子男女
亦八焉長曰偁次日偁俱業儒競爽長女適濤江張湜
次陳鐸徐仲弓幼適師琮史步昌皆世家也幼者未行
孫男女各一外孫多至十有六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乙
酉塋於眉之眉山永壽鄉長隴之原蓋東南相望少師
吳蜀兩國及太安人之藏者先日偁以書言之命來告
曰聞之古女具幽閒靜順貞烈之操其事皆不虛書書
則有頌有議有傳漢劉向所列上者是已後世無聞焉

豈有而不大其傳也歟或傳之者非其筆也吾不忍吾
配沒沒於後今君躬雅言出入先漢者廟書立堂之銘
興宗曰內德之茂起於國風聲詩已形矣何獨向也彼
以房闈遭先王之化琢其質而充其美其容有以及此
今夫人混此世處此土何甯何守而風徽至是豈以少
師躬行善後典刑有自也歟抑其姓之故著不可及也
是應銘銘曰此若眉山士豈其簡蕃蕃故家孫望則遠
邈惟少師百有具宜千官流連其孰革之匪矜匪驚不
淺其付藝履躬興用相厥婦婦興介止禮亦勤止弗壽
而齡則究以死玄琰披披載鏡載詩匪今之悲惟文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思兮

九華集卷二十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二十二

宋 負興宗 撰

論語解

論語解序

萬世無弊之謂道誠身以道之謂聖惟聖有作之謂經
世非道不立道非聖不明聖非經是無以為教也故聖
與道與經名之則三而復通則一嗚呼其亦可謂重哉
自大道世衰聖言不作衆說互起遂使聖人之經句無
完說穿穴駁亂其去亡幾矣此非經之昧傳者經之言
務為天下裂本訓奧義鬱鬱而不伸之過也蓋六經之

作夫子所以載道獨論語之作門人所以載夫子之道者世儒不學夫子則已如學之必無不該不徧以求斯道以窮夫六籍之奧未必不由此書也所謂管轄六經云者其以此哉然自漢以來老師巨儒發明大義欲究訛舛用心於此人百其說矣始以注解箋傳為不足則有訓釋義疏訓釋義疏為不足則有辯議拾遺童而習之耄而終之其說不同其欲明經一也專門傳授習魯章句自龔氏齊章句自王氏古文章句自張氏凡篇之增者二字之異者四百而已其名不同而其實則一也然而書夫子所歷者非止一國也故言非一時指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非答一人也故舉非一事揆於道則其致一而已矣而後世之耳目遑遑焉於此惑亂而不昭此何由也其弊出於衆君子之異論支離蕩佚不究聖秘辯於前則攻於後入於彼則出於此以是欲鳴於天下取信於後世嗚呼其果可信矣乎雖吾亦未之信也此無他其所見也雜博故其擇也無禁不以道心明不以公心辯傳曰明明蔽其明者不見植木今物欲是非蔽其慮矧曰能窮經乎聖言猶大海也諸儒言經猶以器測海也故世以箋傳窮經而經益不可窮以尋丈測海而海益不可測諸儒奈何其囂囂乎然則是經終不可窮乎曰矣

而不可也君子以理詳之以心約之惟心之一故思之
深思之深故得之精得之精故守之堅夫然後一趣於
聖意庶乎其不悖也蓋自宋興二三大儒知經之自者
亦嘗是正其謬論著其說足以反漢唐之末流而更晉
魏之蠹植矣惟其能以理詳以心得故也雖然君子於
此反復而擇之平心而察之君子猶有憾焉窺其詞於
聖人之詞未必無合也吾其可復言乎窮其意於聖人
之意未必皆合也吾其可無言乎故略其詞之所以可
又窮其意之所未可論於斯以備一家之載焉吾非好
勝也好辯也有不可已也好事君子其詳之紹興壬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子序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惟其時中心則縱而矩則不踰也惟其
無忌憚則所以縱心者乃其所以踰矩也故君子之
盡道也其始求其不踰矩而後求縱心既縱心而後
能不踰矩乃若老莊非不踰矩也專於縱心而已矣
所謂無忌憚者也雖然孔子七十而縱心縱心何晚
也蓋夫子自謂其道十年而一加進故自志學而至
也縱心蓋老而益妙蓋妙蓋審安之樂之而後敢縱之

也豈若蒙莊之徒放蕩其心而孟浪其行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於吾言非求不違也相視而莫逆於心吾求其違
而不得也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以此
君子不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之道豈專
於形而下哉將亦上達而已矣故雖欲器之不可得
而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君子之學也可以思而不可以徒思惟其不明則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思惟其徒思則思或至於難也譬若井然不能不汲
羣汲則日竭不汲則日廢也人何能使羣汲之而不
竭與不汲而不廢也歟汲之亦必有道矣蓋君子思
出於不思所思正而無邪也彼徒學而不思是井之
不汲者也是亦廢而已矣吾見殆與罔之病難乎其
免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辭而闢之者所謂攻也攻之甚逃墨必歸於楊逃楊
必歸於儒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知之為知之此出於性之所自能也不知而為知此強其性之所不能也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此必夫子在位之時也不然何自以施于有政答人乎或人蓋問孔子不為政於此何為也是以迹而求夫子者夫子答曰不然為政固有本孝友施于政也立政也所謂身立則政立矣豈吾身之外復有政乎彼魯之君乃以事為政而忘其身政本不治未有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此時者始於桓之賊尼襄仲之奪嫡而劇於三桓之亂魯政擾擾至是豈天之禍魯矣乎抑魯亡孝友而自禍也故孔子以孝友為政者凡欲正諸魯也非其鬼而祭之謫也

神不歆非類其何祝之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當是時也政在季氏意必有以季氏之意而諭閔子者使為己私邑耳故閔子逆折之曰善為我辭焉冉有為季氏聚斂附益之而不肯去閔子虛位招之而不肯來均孔門也而賢不肯乃爾相絕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傳曰命仁者命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名之也故仁之質有成名而運之遭有吉凶夫子之歎斯人者仁之質也亡之而有斯疾也命之遭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趨舍之為者衆人也衆人中役乎物則重在物賢者不以物役中則重在中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世未有與交而不物引者也物為獨篤道而靜者不然內無我外無物物我既融其守全其欲寡彼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安於陋巷也猶華屋也彼其視簞瓢也猶其鼎烹也其奚不樂之有或曰回不達則不憂達則奈何曰回在陋巷既不以為憂雖達而受堯舜之天下不以為泰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韓退之曰性之品有三吾謂性之本一也復則正蕩則流未嘗有桀堯之分也其品何從而三乎然夫子復有上下中人之說是獨何也此固材高下之辯所以見其人之可否也上焉者弗可強可以語上者中人以上而已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于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問君子孔子乃以不憂不懼答之及其既憂子夏則又以何患無兄弟答之是獨何歟孔子子夏知牛者畏禍淺中之人也牛宋黽之弟犁耕也以黽之故犁耕致其邑而奔齊已而奔吳牛之憂懼無能釋如此孔子告之曰汝內省而不疚乎雖有黽何足憂也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夏告之曰汝待人恭敬如同兄弟雖無黽何足患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水之源源者浸潤之起也而江河之患至于不瘡病之淫淫者膚受之始也而骨髓之殆至于不治巧於譖愬者似之矣而譖愬不免於君子而君子卒不行何也曰是其中無淺暗之病也衆人之病暗為蔽淺為蔽于譖愬移人而人竟不自知者以其漸且微也君子務明而遠則交乎一語而察矣凡蔽我者盡故也書云視遠惟明孰有視遠而不明乎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生而死吾知其常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也昔者晉大飢文公問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以信以人情權之瘠饑必以食也今不言食而言信何預于救饑箕鄭之辭不已迂乎蓋鄭之意為飢之甚則晉國要其有死者若無信則遂無以為國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義也

行之以忠

此謂忠恕之忠也孔子曰師也過所謂過者意子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喜為絕物之行也歟為政而絕物則必有不忠者矣如以忠行之則為政之仁莫大於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韓退之所謂某能是是亦足以為良人善人矣君子成人之美如此某能是其人不足稱也某能是其智不足稱也小人敗人之美如此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言之不怍則行之也難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然其怍也

九華集卷二十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二十三

老子解畧

宋 員興宗 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無狀之狀也人欲狀之則過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自然者至矣極矣蓋未始有夫物也俄而有物矣有物則可命也雖然有物則可命之以有未可命以衆有也故有名則為萬物之母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國之器也如不用賢大則削小則弱不用斯可乎曰烏可哉聖人能以賢治天下不能貴天下以賢能以賢治天下是以用賢不能貴天下以賢是以不尚賢也蓋尚者爭之端偽之首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故不貴難得之貨我好靜而民自樸故民不為盜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三未肇則猶有一而未形者吾不知誰之子也物生有象吾因而象之帝出乎震吾因而帝之而其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也蕩蕩默默吾無能名焉字之曰道強名曰大而已矣

多言數窮

言之贅則言之不時也矣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是以不窮也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或曰天不地自生孰生天地耶意者其誕也歟曰此予老子之妙也蓋自託云爾人之生也以生生之厚也故卒累於生彼無生之累則不自生矣此不亡之道也蓋有託云耳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我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聖人之寓我也寓我於物寓於物則無境無境則無心至於無心矣不知物為我乎我為物也此之謂無我夫無我則忘身之至也忘身無欲無門無毒何患之蓄翕曰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夫回之得使而實自回則猶有身也今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始有回回遺其身矣故人不堪其憂則回也不改其樂此之謂無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見吾之所見則衆人之所見也離婁之見則必視於衆人所不見者也而其見可蓋乎此之謂夷聞吾之所聞則衆人之所聞也師曠子之聞則必聽衆人之所不聞者也其聞可一乎此之謂希衆人競力於搏烏獲無攫焉烏獲以搏之而實無得也此真搏者也此之謂微故道無可聞也無可見也無可執捉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所謂士則事道者也微者道之心也妙者微之極也
玄者妙之門也通者玄之用也其來無旁其去無迹
退藏於密蓋知矣故不可識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融彼我彼我內融安得而私乎

荒兮其未央哉

方其隅而央其中也吾道至大故無門無旁則四達
之皇皇何必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衆人蓋味太牢矣非味於無味也遊於春臺矣非遊
於至遊也是故其卒無味其終不遊以其知至味至
遊也真人之實其腹者淡乎其無味真人之遊無方
者視之不可見者也

曲則全

木之拳然其末枵然不為匠之所材不為野人之所
薪則終其天年而已矣曲則全之效也莊子曰直木
先伐

枉則直

嫂溺而援斯在乎曰直也所謂枉而直也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斯直乎曰枉也所謂直而枉也
窪則盈

唯其窪也注焉則滿

敝則新

剝而復次之蠱而臨次之坎而離次之蹇而解次之
既濟而未濟終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豈唯是哉日盈則昃月滿則虧陵遷而谷土竭而水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或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君子故可救矣小人如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何而可也曰非謂是也以聖望人衆人也以人望人
聖人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
救君子君子學道而愛人救小人小人學道而易使
也此之謂無棄人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經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其交也歸斯受之而已矣
故為之谿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湯武之事是已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古之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殺者不祥之事也持凶器行逆德誠其不祥之事有道者不處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曰焉用戰

其事好還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失其所者久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貳怒不貳過終日不違不失其所矣若夫三月不違仁何其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物壯則老老於不道者也吾師乎吾師乎長於萬古而不為壽豈其死矣乎曰雖死矣有以不亡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用之無不可故可左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過客之止以其餌也道淡乎其無味過客何利焉故

味乎無味者真人之獨也

柔弱勝剛強

惟天下之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剛常縱將老謂其徒曰吾舌在乎曰在齒在乎曰亡矣曰齒以剛故亡舌以柔故存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武而執之王名虧矣故王者以其器而示人則人并與其器而盜之器盜則名移無國而不可亡也故居齊者聞齊之有田氏不聞其有王也居秦者聞秦之有穰侯不聞其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王也此以利器示人之罪也易曰喪其資斧此之謂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一之義難知也一之時義大矣哉聖人之至於斯也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意窮之則一之義其猶水乎水實無分於東西而水未嘗不分於東西也一雖非欲

以致用而致用未嘗非一也水之導也浩浩蕩蕩激
而四出由是而為江為河為海放而為溝為瀆也而
水之不異焉則一之效也君子之欲致天一也修身
焉所以窮理也窮理焉所以盡性也盡性者誠之至
誠之至則一之至矣致一則萬物未始不得而一也
傳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聖人於此必有以貫之
矣是則躬致一之用者也致一之用則天下無一之
不知不能致一則天下無一之或知得之冥冥用之
昭昭以此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
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嗚呼斯豈外鑠之所為哉君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知夫一之大也不容言也陰陽未分謂之一道之始
生謂之一是皆不可以一名也聖人姑寄之一於此
盡乎萬化之用也故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神得
之而靈谷得之而盈萬物得之而生侯王得之為天
下貞以其致一也不如是則或裂或發或歇或竭或
滅或蹶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
明之始非異器子思中有以一之非外鑠者也仲尼
曰吾一以貫之夫子有以貫之者皆難言者也經曰
抱一為天下式彼一之所謂抱者不隨世而遷者也
嗚呼原孔老自得之始豈亦流同而源異者乎然諸

儒緣其波流則指孔老之為異孔老之本異乎不異然老氏專以形言者也孔氏專以器言者也孔氏自器而達形卒入乎形老氏自形而達器欲不囿於器此孔老終始致一之辨也傳曰通於一萬物畢彼諸儒於此何知焉

反者道之動

誠乎道則虛虛則明明則神神者妙萬物而為用也反身而誠誠乎吾道也所謂動之至者也莊子曰精之又精反以相天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剛強者死之徒也死之徒豈預聞大道哉故不弱不足以用道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通乎物之所造道有無者也始也無有也俄而有氣有氣也而又有形形變而有生也生變而有物也是四時之相禪也吾能反道之動弱而用道矣則忘物也忘物則無生也無生則無形與氣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明道若昧

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無狀之

狀也故若昧

進道若退

衆人以進為退孟子謂其進銳其退速是也顏淵以退為進孔子謂終日不違如愚是也

夷道若類

莊子謂以不平平其平也平故若類

上德若谷

谷得一以盈聖人得一即至德之德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所謂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合曰陰曰陽曰冲氣也一三五七則抱陽二四六八

則負陰不五則四不具矣不十則九不立矣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蓋五用事脾得五以和衆腑音得五以

和衆樂味得五以和衆物冲氣係焉是以和也故萬

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得與亡孰病

衆人曰是為得也是為亡也真人曰亡亦得也得亦亡也是無損益於得也得與亡孰病

多藏必厚亡

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學可學也不可致道可致也不可學夫不可致則人亦不知誰何矣莫若自反而縮也自反而縮則日損損之又損則縮之至也如是以至於無為蓋至於無為致其所自致也然後無思也無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寒暑冬夏之積者也人之論夏者則曰曷為暑之之暴也論冬者則曰曷為寒之之冽也不思夫之寒也之暑也迭為無用而之有用乃其所以為大冬大夏也故居寒暑於有用不足以為冬夏取天下於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人之役物物謂之然也故然於然莊子曰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此必有以奪諸外矣故有以不然也雖然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物不膠我則我有以齊物也我有以齊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也德者道之光也物者德之器也勢者物之理也其母可以生光可以養其器可以形其其理可以成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莊子曰有始也有未始有者也未始者無名也天下有始矣斯有名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也故天下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既得其子復守其母

母失其子子失其母則世道喪矣世道喪如之何其反也故我獨異於人哉吾貴求食於母

沒身不殆

知子母斯足矣沒身不殆何為也以其無死地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兌悅也自外入也故真人塞之莊子謂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則欲塞其兌閉其門也謂開人之天不門天之天則開其兌濟其事也開天者德生故終身不

勤開人者賊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紂為象箸箕子懼楚不設醴穆生乃去趙殺鳴犢仲尼不遇故曰見小曰明

守柔曰強

湯囚夏臺夏桀歿文王囚羑里商氏滅勾踐洗馬於吳十世有越故曰守柔曰強

子孫以祭祀不輟

劉子政曰君子留精神則吉祥及子孫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今善建善抱則正心者也故修身之其德乃真齊其家其德乃餘修其鄉以治其國其德乃豐卒明明德於天下其德乃普

含德之厚比於赤之

神內靜則天和固天和固則葆緣虛是純氣之守也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之經曰能如嬰兒乎莊子曰能兒子乎此之謂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葆緣虛則動靜神矣動靜有神變化有常萬物御矣
嗚呼是非神之所為乎故兕無所用其毒則所謂毒
蟲不螫也虎無所措其爪所謂猛獸不劇則也人獸
不亂羣所謂攫鳥不搏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魚欲安於釜治欲安於國魚數撓於釜則無全魚治
數撓於下則無治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道莅天下者則民皆知天樂也莊子曰民知天樂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故無人非無人鬼責也是以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傳曰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者也人安職則彼依
而行矣傷其主者未之有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焉

解老曰民犯法之謂民傷上上刑民之謂上傷民民
不犯法上不任刑謂之上不傷己猶鬼之不厲乎民
民之不暴乎鬼也兩者皆無心矣此盛德之事也故
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失國者下流

水無不下此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氏之所以救物也
矯世而言之也故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昭昭也有倫也吾不
及辯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天下之難必非於易天下
之大事必非於細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亦特其說我亦特其說非說之不敢說不敵勝也
故吾寧去吾說以全其說夫去吾說以全其說者此
吾有以來天下之說也天下樂推且不厭矣雖吾行
亦猶是也管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於人者也此之謂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經曰衆人皆有亦我獨頑且鄙此其似不肖聖人於
此何得焉得其似不肖也故辯之不必惠博之不必

智用之則不既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則傳所謂媒媒
晦晦無心而難與媒者也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道無形故無肖肖則囿於形矣非所以囿形也不亦
小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

此德經之別老氏之所躬行也慈之實仁德是已儉
之實晦德是已不敢為天下先之實謙德是已
夫慈故能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有不忍人之政者文王之慈也王赫斯怒則卒對於
天下故曰仁者必有勇

不敢為天下故能成器長

天下大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我無為而不欲役於
是器故能為長器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師以衆正者也蓋水利萬物
而不爭勝敵之利害之善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何敢謂之齒也故湯臣伊尹文王臣望武臣周公桓
臣管仲善雖為之下而受命為蓋不肖也其在後世
莫非君也而不能用臣莫非臣也而不為君用此無
他君好臣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也
是謂不爭之德

傳曰爭者事之末也故天道不爭而善勝聖道無為
而不爭今謂之德者出道則入德故也

是為用人之力

我無為而用天下天下孰為我用哉由用人之力也
是為配天古古之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堯問許由齒缺可配天乎曰彼方尊知而火馳彼方
且為緒彼方且與物化夫何足以配天乎然則不競
不爭而善用人以是配天則至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不敢為主而為客毋乃太懦乎曰是何言也君子惟
能下人也是以見下以人此其在易之師乎師之六
三或輿尸凶以陰乘陽剛之罪也進無成所成罪不當

也為主不為客之過也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
咎以柔位剛不敢唱也往即獲禽有攸利也為客不
為主之義也然則用兵為主之害如此哉故曰吾不

敢

攘無臂

必有忍其乃有濟

扔無敵

夫惟不爭天下莫與爭能天下莫與爭功

執無兵

無兵則無伐也矣其戰曰太上戰無為帝戰德王戰
義何執兵之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兵者不祥之器也觀則玩玩則驕驕則無振故禍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大於輕敵無振則敗敗則弱弱則亂亡仍之故輕敵
者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仁者有不忍人之心非嗜殺也以殺止也殺故抗兵
相加語人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則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大道甚夷夷之為言易之之辭也故道者甚夷之物
而至簡之器也夷則易知簡則易行故曰吾言甚易
知甚易行凡夫婦之愚可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與
行焉其始卓然其卒溘然非夫婦之過也民之迷其

日已久故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聖人觀以神而不累也出於衆而不謀也故心聽於
氣氣聽於神神聽於道其出也其入也不得而知也
此其為真知也彼不知之是以不吾知也雖然彼不
吾知吾何病焉莊子曰謂我為馬吾亦與之為馬謂
我為牛吾亦與之為牛也彼其知我耶其不知耶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文豹之鞞其文炳也膚士之言其文蔚也其文蔚故
世無全士其鞞炳故野無完豹吾有悲乎爾也二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何為而免乎曰岌岌乎殆哉其文為之災也故聖人
龍見而尸居埽影而去跡其不欲見賢耶是謂被褐
懷玉

知不知尚矣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暴虎馮河勇於敢者也死而無悔則足以殺其軀而
已矣不立乎巖牆之下勇於不敢者也恐傷其正命
則足以活其身而已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老氏之歎蓋歎世也上失其道則尚權謀尚權謀則
督責必督責必則民無聊而輕犯法故誅死者相枕
也何自而畏死去權謀則無督責無督責則貴清淨
貴清淨則民自足而無刑可犯矣而况死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畏死矣而有為奇者此欲振奇於民且亂民也然
則奇之亂民亦莠之亂苗者歟故去莠則苗蕃去奇
則民靖吾執而殺之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布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去其一而用其二則民有殍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反是則暴君汚吏之罪也或老弱轉乎溝壑則民輕
死壯者散而之四方則民輕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至德之世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

莊子曰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故鄰國相望禽獸成羣
故雞犬之聲聞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道無問問無應善者不辯也無問問之是無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內也故辯者不善也

九華集卷之二十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